

# 最后的守望

劉君著



學

版





# 最后的守望

劉君著



學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最后的守望 / 刘君著.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2.9

ISBN 7-5077-2042-X

I. 最... II. 刘...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9141 号

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万寿路西街 11 号 100036

北京汇元统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89 x 1194 16 开本 15.125 印张 160 千字

2002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9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1000 册 定价: 28.60 元

---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 序 言



每个著者完成作品依靠的都是一种勇气，揭露和面对的勇气，无论是现实的还是尽力逃避的。这本书的作者很显然在还原一个真实的世界，一个露着伤痕和疮痍的世界，而这个世界的真实又都由作者所发掘。

作者是个电视新闻工作者，热爱和忠于自己的事业，愿意承受辛苦、危险、不断变化和激烈节奏。由于作者的无畏和责任感，我们将在书中看到许多这样的身影，穿梭在西北盗墓现场、中缅边境走私贩子中间，跋涉在各拉丹东雪山之巅和古楼兰王国的废墟下。

这本书不仅仅是新闻事件的实录，也是新闻体无法承载的对现代文明的回顾。在镜头表述之后，作者开始并成功完成了这种表述。作者面对的是与现代文明共衍生的犯罪、贪婪、枯竭的植被和没有生命的荒漠。

文明会产生财富和繁荣，也会孳生罪恶和废墟。寻找文明的背面，这是作者写就此书的责任感。我们无法想象作者是如何检视自己的工作，并从中挖掘那些最感人、最无奈、最激励人生存和最使人绝望的东西？经历大喜大悲，完成每一次挑战，是电视新闻工作者在每一天都准备应付的，但使这些凝练出沉重和压抑的价值时，作者超越了职业的概念。我希望这完成了他的一次超越。

书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充满风险的新闻工作，与犯罪分子同伍、与风雪同眠的日子遍布了作者近年来的工作生涯，这种生涯足以使作者骄傲其选择的职业所能带来的光荣。新闻工作首要的职责就是深入现场、记录现场，而作者选择了最危险和海拔最高的新闻现场，不但带给全国观众优秀的新闻节目，而且还带来了这本书，一本有悬念、有历险的书。可以说，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写了一本有趣味的书，除了可读性和欣赏性之外，这本书所提出的文明课题也并不会使读者感到压抑。我相信作者是站在较远处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就像一个守望者，给我们一个声音，不响亮但很悦耳，仅仅是一种提醒。作者不会承担说教者的职责。

当我了解到作者的经历并鼓励他成就此书时，作者担心无法给读者最精致的描述和最满意的答

案。我这样说服他：因为我们更多的时候只是一个听众，如果非要告诉别人些什么，“写真的东西”，“像孩子一样多提些问题”，“不要试图像长者一样得出结论”。因为结论对于新闻工作者是可怕的，就像作者现在和以后的生活一样，他必须继续面临困惑和寻找挑战，记录真实的，永远不停息。生活的本质是循环往复的，新闻工作者就是在其中找到所有奇迹和被淡忘的遗迹，让人们记起来和选择去留。作者在书中做到了，作者还将在今后的道路中继续实践。

这本书没有虚构的东西，正像作者从事的职业一样。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也是守望者的职责。

罗 明

二零零二年七月二十日

# 目录



## 第一章

### 寻找楼兰失落的文明 1



## 第二章

### 罗布泊最后的精



灵 57

三章

探险长江源 87



第四章

守望白鹿塬 127



第五章

疯狂的中緬边界 179



第一章

寻找楼兰失落的文明











清晰的眼睫毛、嘴唇、金黄色的头发，这就是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楼兰姑娘木乃伊，被风沙吹出撒落在小河墓地上





小河墓地上的棺材





小河墓地上散落着被大风吹出的尸骨





小河墓地上神秘的木雕人，据贝格曼1934年的记载有两个，一男一女，而现在只发现一个



楼兰遗址最著名的代表建筑：三间房



小河墓地上两千多年前楼兰人戴过的毛编织的帽子



小河墓地上雕刻有八个面、八个节的胡杨木木桩



在这里的每一个墓葬都用胡杨木桩一圈一圈地围起来，从空中看，好像太阳光芒四射，因而被称为“太阳墓地”



## 引子

2001年1月1日开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新闻30分》等节目中连续播出了一支由中国多学科专家组成的科学考察队，深入新疆罗布泊地区的沙漠中重新发现小河墓地以及进行楼兰古文明科学考察等系列新闻。这次科考是我国为了纪念楼兰古文明发现100周年而举行的。此次科考取得了许多重大的考古发现，解开了许多的历史和地理之谜，尤其是“小河墓地”的发现，是时隔66年以后首次使其重现历史。科考的系列节目播出后，受到了全国的关注，也引起了世界的轰动。在这里，作者如实地记录了自己参加这次科考拍摄的过程和感受。







## 失落的文明

楼兰考古这个选题最初能够拿到我们面前，摆在中央电视台社会新闻部我们报道组的策划议事日程上，这其中与不少人有着渊源。首先应该感谢的是中科院探险协会的高登义先生，还有社科院杨镰研究员。杨研究员是在高登义的介绍下来到我们组里的，也正是他，才使我们最终走进了楼兰。

最开始接待杨镰的是制片人陈杰、王伟以及我和同事项飞。说实话，我当时并没有觉得楼兰有何大不了的地方。因为在此之前，我曾经由于工作的关系，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工作了近两年，什么火焰山、千佛洞之类的名胜古迹，我早就去过了，自认为阅历不浅。所以当杨镰谈起楼兰时，存留在我的脑子里的，还是小时候“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场景，以及“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古老记忆，并且还情不自禁地把楼兰和我到过的高昌古城对应起来。

高昌古城为丝绸之路北路的一个重镇，而现今发现的楼兰遗址便是丝绸之路南路的一个重镇。所以就在杨镰谈起楼兰时，我下意识地把杨镰谈到的古楼兰和高昌古城重叠在一起，在我看来，它不过是个地域概念罢了。而后来，随着我对楼兰知识的增加，我才明白，那其中是多么苍凉、厚重的一部史书。

“今年是发现古楼兰遗址一百周年，又是一个新世纪的开始，如果我们能够在发现楼兰一百年后的今天，重新沿着中外探险家所走过的路线，再次走进楼兰，我想它的纪念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另外，我还想去找1934年瑞典探险家贝格曼曾经找到过的‘有上千口棺材的小河墓地’，而现在它早已经失踪在沙漠里。在我这二十年当中，虽然已经去找了三四次，但每次都失败了，我想我最大的愿望，还是希望能够找到它。找到它是什么概念呢？找到它，就意味着找到了解开楼兰古国消失之谜的钥匙……”

这是杨镰的一段开场白，他用他特有的表述方式，尽情感染着我们在座的所有人。听了杨镰的肺腑之言，当晚我难以入眠。第二天，找到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所著的《生死大漠》，我便很快沉醉在了书中所描述的情节中。我被斯文·赫定那种勇于献身的“罗布泊精神”深深感动，第二天上班，我仍然难以释怀，甚至难以从书中的故事情节中走出来。

楼兰古城遗址著名的标志性建筑：三间房



楼兰古城遗址著名的标志性建筑：三间房



楼兰，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似乎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因为前两年有一首名叫《楼兰姑娘》的流行歌曲曾经唱响在中国大地，至今传唱不衰。再往前推一段时间，一部名为《海市蜃楼》的香港电影，也曾勾起了许多人对楼兰的无穷遐想。对于任何一个在中国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般都知道唐朝诗人王昌龄著名的《从军行七首（其四）》“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诗句，我们中国人知道楼兰，也主要是从这首气势磅礴的唐诗中得来的。此外，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日科学家探寻“丝绸之路”时，就曾经在中国的知识界掀起过一股“楼兰热”。然而，楼兰到底是什么？到底是怎样一种情况？能说出一个子丑寅卯或者大概来的人，找遍世界和中国，也数不出几个来。楼兰，自唐朝以来，就一直成为了萦绕在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心目中的—一个永远的“谜”。

直到19世纪末，一个欧洲探险家的出现——斯文·赫定，也就是他才使楼兰古国“复活”，重新又走进了历史。

## 探险者的闯入

19世纪中叶，正值欧洲掀起了一股探险、考古的热潮。起初，不少欧洲探险家在古埃及考古有了重大的发现，在尼罗河畔找到蒙特卡罗金面具，成为当时考古发现的标志性事件。该事件引起了全球范围的考古热潮。之后不久，一大批欧洲、俄国的探险家便开始把眼光盯上了中亚腹地，这其中包括中国西北部的新疆，以及西藏地区。尽管在此之前，已经有不少欧洲探险家进入过塔克拉玛干沙漠，但就我所知，最为引人注目的，并有实质性发现的是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斯基。

普氏生于1837年，出身俄国贵族家庭，是中亚探险的先行者。普氏最初进入中国新疆地区，是以一个军事间谍的身份和目的到来的。因为当时的沙皇有侵吞新疆的动机，而普尔热瓦斯基的任务就是来绘制地理图形，为他们的军事战略做准备。然而戏剧性的是，当普尔热瓦斯基进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之后，就被塔克拉玛干沙漠那种宏伟的气魄和历史的浩瀚感所淹没了。他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军事上的间谍，于是开始了他全新的探险生涯。他一生痴迷于中亚探险，曾五次进入中国西北腹地探险，两次到达罗布泊地区。普尔热瓦斯基探险生涯中最为辉煌的成就，便是著名的罗布泊地理之说。

1876年在塔里木河考察时，普氏受到了世居罗布泊的罗布人首领昆其康伯克的热情接待。经过对中国西北部的多次考察，在普氏心中留下了一个疑问：在张骞出使西域的时代，罗布泊是塔里木河的终端湖，那么照此推理，如今的塔里木河的终端湖喀拉库顺，就应该是《史记》、《汉书》记述的那个养育了楼兰民族的普昌海——罗布泊。但经与随身携带的“武昌府地图”做对照，地图所标与他亲身抵达的罗布泊的纬度竟有整整一度之差。





他经过反复的思量之后,由此得出了惊人的结论,普尔热瓦尔斯基认为满清政府把罗布泊的地理位置标错了。文章在他回国之后发表,引起了国际地理学界的广泛关注。

另外,普氏还有两个著名的发现,就是对野骆驼、新疆野马的研究与观察(野骆驼在我们下一个章节将做详细的描写)。在普尔热瓦尔斯基到来之前,其实有关野骆驼的记载,在我国的唐代便已经出现了,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一直误认为所谓的野骆驼,只不过是家骆驼放野的,根本就不是什么野生动物。但是,普尔热瓦尔斯基坚持认为,他在罗布泊荒原发现的野骆驼,并不是家庭骆驼放野的,而是从冰河时期就存在的野生物种。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他猎杀了几峰发现的野骆驼,把骨骼带回了俄国做鉴定。那些由普氏从罗布泊荒原带回的野骆驼骨骼标本,至今仍陈列在圣彼得堡的一个博物馆里。这便是世界上最早的野生双峰驼模式标本,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野骆驼科学考察所带回的完整骨架。后来,为了纪念普尔热瓦尔斯基,就以他的姓氏命名,于是有了“普氏野生双峰驼”模式标本的由来。尽管在此后普尔热瓦尔斯基还有大量的研究成果,这其中包括调查了野马、新疆虎、大头鱼、野猪等等,但是在学术界至今仍有影响的,还是普氏野马、野骆驼及罗布泊地理的发现。

普尔热瓦尔斯基离开塔克拉玛干之后,不少年轻的科学探险家都渴望到中国西北的大沙漠中走一走,似乎那里蕴育着无穷的魅力与诱惑。早在1895年,有一个二十几岁的欧洲青年,只身来到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城市——喀什噶尔。这个青年就是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人们一说起楼兰就不能不提到他的名字——斯文·赫定。当时赫定也是受到了尼罗河探险、考古热潮的影响,对探险一腔热血的他,在经历了与女朋友痛苦的分手之后,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

来到了中亚腹地,即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他的目标是准备攀登新疆有“冰山之父”之称的第一峰木孜塔格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赫定经过了精心的准备,但三次登山都以失败而告终。

年轻气盛的赫定很难接受眼前的失败,并且一度丧失了继续攀登木孜塔格峰的勇气与信心。失败之后的他心里异常懊悔,真是应了中国那句俗语“人要是倒霉,喝凉水都塞牙”的地步。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赫定与楼兰的渊源,也许正是因为他攀登木孜塔格峰的失败才发生的。

赫定在登山失败后并没有立即回国,而是在当地的小镇上休息了一段时间。闲来无事的他在街上闲逛,偶尔听到小镇上的人讲起罗布泊的种种传说。别的故事他没有记住,倒是有一个传闻他记在了心里。据当地人讲,在沙漠里,大风暴一旦刮过,便会出现满地的黄金,曾